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二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巨郎

諱

上進

策問

關中戰守古今不同與夫用民兵儲粟馬之術

古者師出受成於學

王制天子將出師受命於祖受成於季成謂定兵謀也

兵固

學者之所宜知也今關中之事又諸君之所親履而目

見者昔者六國之勢秦盡有今關中之地地不加廣也

而東備齊南備楚近則備韓魏遠則備燕趙有敵國之

憂而無中原之助然而當是時也攘却西戎至千餘里

史記秦本紀云穆公三十七年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今也天下爲

一獨以關中之地西備羌戎三方無敵國之憂而又內

引百郡以爲助惴惴焉自固之不暇以百倍之勢而無

昔人分毫之功此不可不論也古之爲兵者戍其地則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則食其野之粟守其國則乘其國之馬是以外被兵而內不知此所以百戰而不殆也令則不然戍邊用東北之人糴糧用內郡之錢騎戰用西羌之馬是以一郡用兵而百郡騷然此又不可不論也昔者衛爲狄所滅齊威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及其末年至三百乘左傳僖公二年齊威公封衛于楚丘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孝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故其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詩定之方中注云匪直也人言乃充實淵深也騶牝三千馬十尺曰騶騶馬與牝馬也以爲資之四夷則衛之所近者莫若狄當是時也狄與衛爲仇讎其勢必不以馬與衛然則衛獨以何術而能致馬如此之多耶今欲使

被邊之郡自用其民自食其粟自乘其馬而不得其術
故願聞其詳

勤而或治或亂斷而或興或衰信而或安或危

國齊伏試題温公日記云王介父初為政
每贊上以獨漸上專信任之蘇軾為開封
試官問進士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
堅仗晉以獨斷而亡齊威專任管仲而霸
燕魯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者
何也介父見之不悅即此題是也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
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
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
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昊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史記
素本
紀天下之幸无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
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石者百二十斤
隋文之
傳餐隋書文帝曰具聽政
術士傳餐而食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

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

祐上平吳之策帝深納之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

統尤以伐吳為不可惟社稷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帝決意伐之憲宗之征蔡唐史元和九年勳義節度使

卒擒孫皓

領軍事憲宗遣諸道兵討之吳少陽薨其子元濟匿褒自

大敗於織城率相入見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

豈以一將失利遂擒元密邪符堅之南伐晉史秦王之常

於是以任裴度遂擒元密邪符堅之南伐晉史秦王之常

晉平陽公融權翼等皆力諫不聽與謝元戰于肥水之

止秦兵大敗自相踐藉而死者蔽野隍川堅單騎遁歸

宋文之北侵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七羊欲伐魏沈慶

罔涓臺魏主引兵南其為斷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

能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

唐公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穀後文公三年穆公復用

孟明以知秦穆之為君也本漢昭之於霍光上官桀安等

非之人為燕王且上書告光罪昭帝曰朕知是書就也

將軍亡罪後律漢與有諧光者上慚然曰朕知是書就也

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謬燕會之於子之戰國策蘇
者坐之自是禁等不敢復言燕王曰必不霸燕王曰何
於燕王會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
也曰不信其臣蘇代以激燕王以厚性子之也於足
燕王大信其臣蘇代以激燕王以厚性子之也於足
無不合輪年遷大失不問句同平章事其狙害隱毒
天下無不痛憤以把得君故不敢言卒致奉天之禍其
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
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
之効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為
之與懲其敗而不為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
其已然之迹而誣之者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辯之也難
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
其未敗也符堅之斷與晉武何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
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隋文帝戶口之蕃倉廩府庫之盛

問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魯
梁之民齊威公問管子曰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對曰
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繅
矣威公即爲服於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
子賈曰子爲我致繅十匹賜子金百斤子十至而金十
斤則魯不賦於人財用足也魯君聞之則教其人爲
繅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宜服帛率民去繅閉關無與
魯梁通使後十月魯梁餓餒相及周月魯梁之民歸齊
者十之六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秦孝公任
事見管子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秦孝公任
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
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故
數年之間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
國富兵強周官小司寇之職孟冬祀司民獻民數自漢以
而受之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
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隋文乃

之戶父憑藉外又不過再世而亡自文帝至楊帝天是

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况可廢一代

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

五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得州三十郡至大業之始即拉

為大業元四年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

也並見隋書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

天下者至不可勝數隋開皇十二年有司上言府藏皆

略賦於民又大經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疵損於是更闢左藏

院以受之見而洛口諸倉猶足以致百萬之眾其法豈

可少哉唐李密傳密說翟遜曰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

開倉賑食眾繼國家承平百年戶口之眾有過於隋宗

嘉祐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

一十口二千六百四十一則祖

明史文注下

宗戶口之衆然以今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
過於庸遠矣然以今觀之特便於徭役而已國之貧富
何與焉非徒無益於富又且以爲患生之者寡食之者
衆大率云生財有大道生之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並
生夫立法創制將以遠追三代而曾隋氏之不及此豈
可不論其故哉

師

仁祖之忠厚法

神考之勳精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

前漢嚴安傳云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

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

治齊舉賢而尚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

前漢地理志云周公始封太公

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

世寢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

遂昭公陵夷微弱三公曰季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

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季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

世寢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

代之所共也今齊魯行之皆不免於衰亂其故何哉

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於仁今

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

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

流入於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

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上既躬備

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議論務在寬厚取言人之過失而不聞其有怠廢

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本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至於政事文多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

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

條具所當行之事悉著子篇以備採擇公曼時如制第

議詔乃四上章求去詔旨既放罪公復進劄子云臣所

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

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按實而治則雖文帝宣帝足以其無弊也中則又言六聖相授為治不司守明臣子若奉行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同歸於仁其所謂與刻者專謂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文令不識朝廷若臣無罪可放亦自無罪可謝也揭理甚明察若廷臣無罪可放亦自無罪可謝也

兩漢之政俗

然亦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霍耳司馬遷至抗簡向等語甚可鄙而迂不知習俗情然也吾嘗其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盡吾亦

問古之君子見禮而知俗聞樂而知政於以論興亡之先後考古以詔今蓋學士大夫之職而人主與羣臣之所欲聞也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謂高祖文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故外戚擅權篡竊幸用

事然尋嘗及民宜其立國之勢疆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筭

李甯之才談笑而取之莽昏情飾偽虛譽隆治不用寸

爭獻皆命其取之之易如此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

於衰亂官更制朝權故衰亂日甚而威靈之虐甚於三

季威帝肅帝起黨禍之獄忠臣義士其勢宜易動而董

呂二袁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董卓呂布袁紹素

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累年竟終於魏王至其子丕

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冗官之弊水旱之災河決之患

問國家及間暇無事之時闢三館以儲士

昭文館史館集賢院

六

三館 國明會要十平只國二年 太宗幸三館顧左

右曰其豈足以待天下之賢俊耶即日詔有司度左月

龍門東北軍府地為三館上畢仍 既命丞弼之臣各舉

下詔以三館新修書院為崇文 其所知又詔有司發策而訪焉非獨以觀子大夫之能

抑亦欲聞天下之要務決當今之滯論也官冗之弊久

矣而近歲尤甚文武之吏待次於都下者幾數千人坐

視而不救欬則下有食貧失職之歎裁損入流減削任

子以救之欬則上有傷恩失事之憂河朔之民不安其

居又矣一遇水旱則扶老携幼轉徙而南下令而禁之

欬則民違死而趨生令必不行聽其南而不禁欬則河

朔漸空而流民聚於南方有足憂者河自近歲累決而

西聽其西而不塞欬則泛濫千里農民失業塞而歸之

故道欬則水未必聽或至於齧壤都邑此三者則安危

之所係利害相持而未決者也子大夫講之熟矣願聞其說

漢文帝之行事有可疑者三 進士省試題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 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爲而民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賓興于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夫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

不材而虎圈畜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遺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張釋之傳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旁代射對甚悉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爵夫為上林令釋之諫曰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其實文帝曰善廷止不拜爵夫辯亡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南王傳云趙佗自尊號為南武帝孝文帝即位吳王不朝賜吳王几杖由是怨望此以几杖稱疾不朝京師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望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唐自德宗以每節鎮主帥死其黨輒自封留後朝廷遣傳曰三王臣中使持節鉞擇軍中所欲立者即以授之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賢見是錯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既見不如也然傳云上問鬼神之本誦具道所以過之今乃不及為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為不如而魏

文帝乃以爲過之此又何也三國志魏文帝紀云帝常嘉誤文帝之爲君有聖賢
之風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臣體不如
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謂賈誼之才敏特賢臣之器豈
若孝文太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之
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故願與子大夫論
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宰相不當以選舉爲嫌

問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
之文武之功未有不以得人而成者也見烈文詩注云
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強矣故天下仲尼旅人也
諸侯順其所爲也此詩係稱文王武王而從者足以相國晉
而門人可使南面重耳亡公子也而從者足以相國文
公名重耳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出齊及曹僖負
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
子必反其國從者漢之得人盛於武宣皆拔之蒟牧之
即舅犯之流也

中而表之公卿之上公孫洪贊卜式按於薊牧共羊擢

降虜斯亦榮時版築飯牛之朋已矣之得人於茲為世

主不以為疑士大夫不以為嫌者風俗厚而論議正也

宋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散以下皆得自用而廓以為薄

已南史宋景平元年詔召諫章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

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

徒不復措懷自此已上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

黃帝錄尚書與尚書吏部連名故廓云然今自宰相不

得專選舉一命以上皆得付之定法此何道也昔常袞

當國雖盡公守法而賢愚同滯天下苦之及崔貽孫相

不及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號稱得人唐崔祐甫傳

懲元載之弊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

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負莫不諧允帝嘗

謂曰人言稱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誰擬臣

言大進概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故建中之政幾

同正觀

蓋托傳人德宗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

夫使宰相守法如常衮則不免於賢愚同滯之譏用人如貽孫則必有威福下移之謗欲望得人於微陋之中而成功於繩墨之外豈不難哉子大夫學優而求用者也當何施於今而免於斯二者願極言之

省冗官裁奉給

問歷觀前世天下初定民始休息下既厭亂而思靜上亦虛心而無作是以公私富溢刑罰清省及其父安無變則夸者喜名智者貪功生事以為樂猶無病而自灸

莊子盜跖篇孔子謂柳下惠曰天下騷然財盡力殫而民始病矣自漢以來鮮不由此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

文景之化幾致刑措及唐中葉列三百州為千四百縣
 而政益荒是時宿兵八十餘萬民去為商賈度為佛老
 雜入科役率常十五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吏
 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計
 孟容李絳一切蠲減凡省冗官八百負吏千四百負民
 以少紓而上下相安無刻核之患唐李吉甫再秉政乃上奏曰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賈
變為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吏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計
人三奉坐待吏食之人七流弊之極至元和中乃命段平仲韋貫之計
真崇初置郡不遇六人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三萬
縣千四二百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頭認有同專議州縣
有可餅二之歲將入什有可停二之則更寡易求官少
易治乃詔給事中段平仲書舍人常貫之兵部侍郎
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閣竭歲凡省冗官八百負吏
千四百負吏皆本朝前
後不同大弊皆本朝前

六聖相授求治如不及而吏惰民勞蓋不勝弊令者驕

兵冗官之費宗室貴戚之奉邊鄙將吏之給蓋十倍於
往日矣安視而不恤歟則有民窮無告之憂以義而裁
之歟則有拂逆人情之患夫元和之世彼四子者何獨
能之子大夫雖未仕其詳有所不知而救此之道當講
其要願悉著于篇

漢唐宗室之盛與

本朝教養選舉之法

宗室

省試題

問昔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

其子弟也至兩漢間有若歆向之子歆即白子卅不

人而唐之宗室最近而易考武略如道宗孝恭列傳去

國初宗室惟道宗孝恭最江陵文章如白與賀者李元

帝九世孫李賀出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宰相進者

蘇王後皆預大業傳

史文

十

有九人焉

唐宗室李相傳實曰周之進者九人召毛原皆

本傳致之李適之常山王孫李林甫長平王曾孫俱相

九宗李峴吳王四世孫相憲宗李程李石皆宗

季夷相鄭宗文宗石弟福相宣宗李石皆宗

世孫相敬宗文宗石弟福相宣宗李石皆宗

武宗相 鳴呼何其盛也建隆以來太祖即位改周顯德

不以吏事責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先帝獨

見遠覽恩義並用增修教養之法肇開選舉之路蓋十

有餘年矣宣寧二年十一月甲戌詔裁宗室授官法惟

公世世不絕其餘元孫之子稱軍以下叻出外 罷朝請

官但免之子更不賜名授官許令庶李

而走郡縣釋膏梁而治簿書者固不為少然名字暴著

可以追配古人者蓋未之見焉意者謙畏謹默而不自

獻歟將教養選舉之法有所缺而未明歟其悉著于篇

以俟採擇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二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三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臣郎 暉 上進

策問

漢之變故有六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高祖十一年使韓信謀反夷三族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七月淮陰王淮南王英布反十二年追斬布於番禺是年燕王盧縮反後亡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高祖紀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誅作亂太尉周勃

高皇帝約

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太尉周勃

朱履侯劉章合謀誅棣產悉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

補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

景帝紀三年春正月吳王濞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遣太尉

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遣太尉

將軍亞夫將三十六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

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

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賈誼晁錯

皆以為諸侯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

強父為患強父為患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

主父偃傳主父偃傳說武帝曰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

自弱矣於是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

帝使馬邑人屠翁壺以馬邑城誘單于單于延入寇漢

兵還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入盜於邊不可勝數

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

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匈奴五單

禮贊調稱臣而不名至哀帝時猶朝謁不絕然其所以

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

王氏自元成以來擅

權秉政至新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

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尽候諸將而不任以事

馬武帝制

脚功位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滿賦

列侯而太官无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

其儲錄者裁戒同姓之封宗室為王者皆降為侯

無諱錄者裁戒同姓之封宗室為王者皆降為侯

黜三公之權仲長統曰光武溫數世之失權急強

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

三公之職賈誼負而已

官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威靈之祭諸常侍擅權

之為黨人屢起大獄至禁錮五族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乃大赦之凡黨事始自并時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

十餘年士大夫相與搯腕而游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

內脅其君官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

亡漢

中軍校尉表

紹說大將軍

何進令悉誅官官而太

至而何進謀州為張

董卓等將兵入朝以脅

太右卓末

官無少長悉斬之死者二千餘人董卓既至乃謀發立

統宮室劫天子曹操諸將亦相

其亂與亡

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

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哉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

從後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

救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為之謀則

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

朝丈而暮斃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

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哉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

然

職官令錄郡守而用棄材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世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不遷

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非周召毛

原周召乃周公召公之後毛原即左氏所謂魯衛毛軸畢原鄭文之昭也則王之子弟也

皆姬姓發於畎畝起於匹夫而至於公相蓋亦有幾人

而已伊博呂士之勤苦終身於學講肄道藝而修其

廉隅以邀鄉里之名者不過以望卿大夫賢能之書調

卿大夫之職三年大比則獻賢能之書于王其選舉而上不

過以爲一命之士周官大宰命受取以九儀之命正邦

也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侯爲政之

也也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進蓋亦有所止

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分不倦於小官而力

爲之故其民事修而世務舉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

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之不修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爲之也先王之用人欲其人二自喜終老而不勸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旋於州縣而不能去舉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旋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旋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才焉使不達者盤旋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不倦之意歟嗟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

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
徒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于篇

漢唐不變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舊

問昔漢受天下於秦因秦之制而不害為漢唐受天下
於隋因隋之制而不害為唐漢之與秦唐之與隋其治
亂安危至相遠也然而率無所改易又况於積安久治
其道故不事變也世之君子以為善人為邦百年可以
勝殘去殺病其說之不效急於有功而歸咎於法制是
以頃年遣使冠蓋相望於道以求民之所患苦仁宗嘉
遣使均田均田減稅五年又遣使罷去茶禁歸之於民
分行天下均田訪寬恤民力事罷去茶禁歸之於民仁宗嘉
四年二月均田詔曰古者山澤之利均民之故民足於下
而君裕於上國家元事刑罰以清自唐廷中始有茶禁
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於誅求之
困口惟咎唯官受監選之入所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

實繁刑重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福遺使者千里
為陷窳刑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以矣間遺使者一
統問之而皆惟朕猶若憐然又於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
近臣以相為生刺去禁條俾通高利歷世之弊一旦以
饒卓以相為生刺去禁條俾通高利歷世之弊一旦以
除著為舉常非獲置制董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
立異之人尋而為蒸之黨或陳奏不以刑獄委任武吏
議以惑官司必實明刑無或有貸不以刑獄委任武吏
嘉祐五年九月一日詔曰國家兼覆寓內強理天下分
州立邑十有八路惟吏之不平民之失職政之頓擾獄
屬糾紛未能控察也故設糾卒之司使奉敏恤之守專
索流化於無武史誠欲停疑糾卒之司使奉敏恤之守專
未必深究其功不亦難乎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
其方而真其功不亦難乎至於考功取士皆有所損益
嘉祐六年八月下詔更考別議之法先是宋仁宗欲責諸
嘉祐六年八月下詔更考別議之法先是宋仁宗欲責諸
以廣清泚上功狀定其殿最為上中下三等用廩考四
善之法以格其行實其殿最為上中下三等用廩考四
月十二日下詔其行實其殿最為上中下三等用廩考四
勵其季約貢土之數以稽其選若為定法申飭有司以
行之數年卒未見其成而紛紜之議爭以為不便嗟乎

此特其小者尔事之可變將復有大於此者今欲居易
天下之驕卒以爲府兵唐史兵志云古者兵法起自井
田自周襄王制壞而不復至於
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
與因之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閔
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
免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衝勘契乃發其當
宿衛者皆上兵盡驅天下之異教以爲齊民尽激天下
之惰吏以爲考課盡率天下之游士以爲農桑其爲拂
世厲俗非特如今之所行也行其小者且不能辦則其
大者又安敢議然則是終不可變歟抑將變之不得其
術故將已得其術而紛紜之議不足恤歟無乃其道可
變而不在其迹歟所謂勝殘去殺者其卒無效歟願條
其說

廟欲有主祭欲有尸

問三代之祭禮其存者幾希矣其全固不可以一日而

復然今天下郡縣通祀社稷孔子風伯雨師與凡山川

古聖賢之廟此其禮尤急而不可闕者也武王伐商師

渡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尚書大傳曰王

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周禮解用牲于社嘗引此語

正義釋曰調武王於孟津渡何升舟入水在前故鍾亞

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氣洋亞或鐘後將舟

亞者以社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各社主為將二舟在

將舟後引之者諸在軍有社及宗之意也則是社稷有

主也古者師行載遷廟之主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

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于齊無遷廟則以幣玉為廟不

可一日虛主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

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祫遂奉以一日虛主猶

不可若無主而為廟可乎是凡廟皆當有主也五經曰主

者神象也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又虞摯
疑要注曰廟主藏於戶外西牆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祐
及社主以行秦漢以來不載主也今郡縣所祀未嘗有
主而皆有土木之像夫像安出哉古者祭莫不有尸
云夏立尸而卒祭周坐尸坊記孔子曰祭祀之有尸也
示民有事也白虎通亦云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
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楹楹楹楹楹楹楹楹楹楹楹
人云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器然若親之飽尸醉若
醉矣詩有靈星之尸絲衣釋實尸也祭曰釋則祭無所
不用尸也祭而不用者是始死之奠也通典云始死無
未立不然則是祭殤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孔子曰
也尸是殤今也舉不用尸則如勿祭而已矣儒者治禮至
其變尤謹嚴而詳今之變主爲像與祭而無尸者果誰
始也古者坐於席故蓬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
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

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鬼神不能諄諄與人接也故使尸嘏主之嘏謂今也無尸而受肱於虛位不亦鄙野可笑矣夫今欲使廟皆有主祭皆有尸不知何道而可願從諸君講求其遺制合於古而便於今者

孔子贊易有申爻辭而無損益者

問易之爲書要以不可爲必然可指之論也其始有畫而無文後世聖人始爲之辭蓋亦微見其端而其或爲仁或爲義或小或大則付之後世學者之分然世益久遠則學者或入於邪說故凡孔子之所爲贊易也特以防閑其邪說使之縱橫旁午要不失正而非以爲必然可指之論也是故其用意廣而其辭約竊嘗深觀之孔

子蓋有因爻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者甚衆比之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蓄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既已言之而孔子又申言之使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則孔子固多言也乃孔子則有不勝言者故願與諸君論之

賞功罰罪之疑

問古之爲爵賞所以待有功也以爲有功而後爵天下必有遺善是故有無功而爵者六德六行以興賢能是也

周官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

六藝禮樂
射御書數

卷之三

古之爲刑罰所以待有罪也以爲有罪而後

罰則天下必有遺惡是故有無罪而罰者行僞而堅言

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也

語見王制
孔子誅少

正卯亦
嘗引此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惟幸其有功故有以

爲賞之之名惟因其有罪故有以爲罰之之狀而天下

不爭今使無功之人名之以某德而爵之無罪之人狀

之以某惡而誅之則天下不知其所從而上亦將耗亂

而喪其所守然則古之人將何以處此歟方今法令明

具較若畫一然猶有冒昧以僥倖巧詆以出入者又况

無功而賞無罪而罰歟古之人將必有以處此也

王弼引論語以解易其說當否

問聖人之言各有方也苟爲不達執其一方而輒以爲

常則天下之惑者不可以勝原矣昔者孔子以爲喪欲
速貧死欲速朽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則有
所由發也喪欲速貧爲南宮敬叔載室而言死欲速朽爲元司馬爲石棹而言事見檀弓善乎
有子之知孔子也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
易曰觀盥而不薦語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易曰以杞匏瓜有殞自天是二者其言則同而所以
言者可得爲同歟王弼之於易可以爲深矣然因其言
之適同遂以爲訓獨解觀禮不薦云王道之可觀者莫盛於禮也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故觀禮而不觀薦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故觀禮而不觀薦也
也至薦而往者吾不欲觀故觀禮而不觀薦也
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故觀禮而不觀薦也
矣故觀禮而不觀薦也
物主於肥地者有匏瓜爲物深而不食者也九五爻得
命未流而行然處得其所以體剛居中心志不舍命不可煩
故曰有殞使學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自天也

諸子更相譏議

問古之作者苟非聖人皆有所偏徇其偏則已流廢其
長則已苛二者皆非所謂善學也君子以其身之正知
人之不正以人之不正知其身之有所未正也既以正
人又反以正己此所以寡過而成名也昔者韓子論荀
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譏六子之蔽解
蕭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用而不知智惠子蔽於
辭而不知實莊子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
蔽於天而不知人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
子長也以爲是非謬於聖人班固黃司馬子長云又其
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養而范曄
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而范曄
之論班固也以爲目見毫毛而不見睫范曄黃班固云
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六獄智及之而不能守
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目睫之語本出史記

自今而觀之不知范氏之書其果逃於目睫之論也歟
其未也而莫或正之故願聞數子之得失非務以相高
而求勝蓋亦樂夫儒者之以道相正也

人與法並用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
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
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
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
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吏部者皆用糊名易書
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
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也
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

唐之選部隨才授任或進或退惟
歸有司自裴光廷始用循資格官吏恣擅流言紛紜
之禍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
不講故也願聞其詳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四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巨郎 曄 上進

萬言書

上

神宗皇帝

公昔有杭州詔選乞郡狀云王安石

為不可施行狀然未測臣欲具論安石所

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統有同無狀為深

市賈臣即上書論奏神宗聖明能受盡言上

行臣以此少知極論新法不便又於哲宗

疏有辯試館職策問新法不書裁云臣事

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裁云臣事

勸人公前此書

熙寧四年二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近者不

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

席藁私室

前漢吳王濞傳云吳楚兵既敗賜西王徒跣席藁飲水以謝太后言將就刑戮故席藁草

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

燈之事尋已停罷

公墓誌云公攝開封推官會上元有旨市浙灯公密疏舊例无有不宣以

既好示人

乃知

陛下不惟赦之又即有旨罷能聽之驚喜過望

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

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

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

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

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

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服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

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

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失

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

戰國策馮忌本

服子之言曰交淺言深是亂也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

客曰不然交淺言深是忠也

犬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

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

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有紀綱而已人莫

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

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

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

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

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

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

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
 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
 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違之災
 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狂輕易喪志則孰
 敢肆其宵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左傳
十年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所政辟大夫諸同門子
弗順欲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曰
衆怒難犯事欲難成不如焚書以 賂伯石以安巨室公
安衆乃焚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賂伯石以安巨室公
三十年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不可子
產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寧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特
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杜預 以為衆怒難犯
注云伯石者公孫段也 有事謂欲使之
 專欲難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
 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
 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

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

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

史記商鞅傳云鞅姓公孫氏衛之諸庶孽公子也鞅說秦孝公

變法甘龍杜摯皆不欲鞅強辯卒定變法之令居五年秦人富強封鞅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

望者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去之魏魏人弗受既而歸之秦商君與其徒

屬發邑兵反秦兵攻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之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

雖行仁義失衆而亡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師敗績明年公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史記田敬仲元

卒傷於泓故也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史記田敬仲元

簡公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

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巨未必是而衆

之所樂則國以又安晉謝安傳云巨冲既卒荆江二州

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為朝廷所疑又懼巨民失職巨

石震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

豫州既以三巨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庾亮之召

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

晉成帝時歷陽內史蘇峻頗懷

驕溢有輕朝廷之志庾亮恐峻終為禍亂欲下詔召之

舉朝皆以為不可亮不聽於是下優詔召峻為大司農峻不應命遂起兵反亮帥眾討之士皆棄甲走亮與弟暕條翼俱奔尋陽自古及今未有和

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

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

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鹽鐵度支戶部是為三

部各置判官一員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

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熙寧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

條例司以安石與樞密陳升之領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安石既

條例別為一官聚新進之士數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

人如曾布呂惠卿輩與相謀議造端宏大民實驚

幹於外並提舉其事咸為同管當官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也

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 陛下以
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
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百口論說百端
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
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
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 陛下與二三大
臣亦聞其語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
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
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
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
歲之人皆浮虛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
必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

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募人人必不信
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
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
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
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指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
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
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
罷之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
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
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
之法聖君賢相未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
不免使宰相則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

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

文景二紀止言勸

刑定善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

房杜二傳止言元勳

臣亦稱其輔贊弥縫恭謹

善謀如晦善斷而史

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

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

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

亦可謂拙謀矣 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

使副而 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

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蓋子有言

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

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

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

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

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

時大臣如富鄭公鄆曾魯公公亮皆以議論不合宰相

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 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

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

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千耳以此為術

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綉衣直指

二年泰山琅邪羣盜徐執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出武帝紀

順帝遣八使以發漢帝紀考之順帝漢安元年八月丁卯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奉守光祿大夫

大鄆遵馬美樂巴張剛周胡劉班等八人皆以守宰狼

籍出於無術行此下策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南史

帝性仁厚恭儉百官皆久於其職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江左風俗於斯為美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

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

言其弊以謂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

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

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世祖即孝武是也齊高

帝姓蕭諱暹成固號齊故謂之蕭齊會稽太守聞喜公

子良上表極陳其弊請悉停臺使聞喜公即景陵王良也

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

人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揚瑒皇甫憬

揚相如皆以爲不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

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

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事見融本傳凡所引本傳正文詳悉者不復重

做他皆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

冠蓋相望

仁宗嘉祐四年遣使均田減稅五年

朝廷已

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

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此二語見蘭亭叙

且其所遣尤不

適宜事少而負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

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爲功必須

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束約不許邀功然人臣事

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

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

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

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

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

此歌見前漢溝洫志謂鄭白二渠之成民得其

之德故歌也

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

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遽信其

說即使相視地形熙寧二年閏十一月提舉使叔獻言

門世其餘水分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水以

灌漑之則環畿甸間歲可得穀百萬斛乃命叔獻提舉

開封府界則遽信萬一官吏苟且信從真謂 陛下有

其說者指叔獻也

意興作上縻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

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左傳宣公十二年楚開晉退欲還

捷奈之肉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

欲鑿空尋訪水利前漢張騫傳有鑿空之說注云空孔

劉彛等八人分遣諸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

擾凡所肇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材

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

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農田利害條約云言事人並籍定

姓名事付候施行訖隨功利大小

酬獎其興利大者當議量材錄用至四年六月詔應管
幹官等若有沮廢並重行黜降亦不在去官及赦原之
限又云用工致多弊分若知縣材力不賞可謂重罰可
辦即許申奏對換或別舉官或替下官
謂輕然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司誤興工役當
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
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
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
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
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
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
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
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
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

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濟川之必
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
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
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史記種
實傳云
汶山之
下沃墾
下官峻
時至死
不飢跋
音蹲謂
芋也其
根可食
以充糧
故無飢
年華陽
國志曰
汶山郡
都安縣
有大芋
如蹲鴟
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
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
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
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
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漏風恐非
太平之盛觀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
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

雇人爲役與宿軍何異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
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
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兩稅之外別立一
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熙寧
五月壬辰司農寺以免役法頒天下初舊法應三等以
上稅戶差役充衙前胥吏等而州郡以衙前掌實厨驛
庫之類多破家故役法弊至是五等戶皆輸錢入官以
募役又以其贏入常平同自是衙前抵當輕主稅重多
失陷官物而民間輸錢頗苦其擾故公与楊繪劉摯自
等皆論刻之然王安石曾布主之甚力故法卒行

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
之數以立兩稅之額楊炎傳云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
其制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
六月秋稅盡十一月其租庸雜徭悉省之大曆乃代宗
號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
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憲萬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

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歛之臣

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

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

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凡此皆司農寺官曹布等所陳請者其說曰周禮田

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此出地官司徒而漢

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趙更賦未入

者皆勿收如淳注云更有三品有卒更有錢更有過更

亡者正卒无常人皆當送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

老欲得佳更錢者次直者出錢在之月一千是謂錢更

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絲戍也雖

承相子亦在戍邊之謂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

耕勤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

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

戍不過三日三日之崔其直三百如淳又云不可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

當自戊三日不可往便選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今世

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

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

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

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

陛下首欲投之司農寺畫一陳請云坊郭第第及未成

力者自來不着名投於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

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投老死

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

乎春秋書作丘甲事見春秋成公元年杜預注云周禮

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長

數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出長

此甸所賦今魯使立用田賦事見哀公十二年注云直

出之譏重斂故書

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

成法每歲常行

熙寧二年十一月壬子置諸路提舉常平

法應節歸每歲春秋未

廣惠倉錢散取息雖云不許抑配不願請者不得抑

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

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姑豈不惜哉且東

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

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

杪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

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

英宗治平元年韓魏公府

建議請於陝西諸州點刺義勇凡止也家三丁選一六

丁選二九丁選三總稱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同

馮溫公光力爭以為不可增曰今已降數條與民約

余不充軍成道其後十年義勇運糧出戍以為常矣著

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已代還東軍

或欲抵換 手約束難持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

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

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

逃亡之餘則均之隣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

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漢宣帝五鳳四年大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注云設

賑時增賈而糶救貴時減賈而糶各曰常平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

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

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專糾乞勺之弊無里正

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熙寧二年三月詔以常平倉錢斛出俵自苗家貸

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

盡數收糶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糶幾何乃知常

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得幾何虧官害民

雖悔何逮臣竊計 陛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

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

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公既中制利除鳳翔見刺義

勇提率諸騎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

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

之盜二世何緣不覺秦本紀二世時陳勝吳廣等起使

至上問之蜀曰羣盜鼠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楊國

竊狗偷不足愛也上悅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

云先是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計之國忠薦鮮于

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本軍沒獨仲

通從身免時國忠兼兵今雖未至於斯亦望 陛下審

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

賣貴謂之均輸元封元年桑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

又及盡籠天下之貨物賣則賤則買之干時商賈不

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食貨志云

昭帝幸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霍光順民所

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母與天下爭利霍光順民所

欲從而予之昭味懷云霍光知時務之天下歸心遂以

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從

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

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

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熙寧二年七月條例司言

發運使實總六路之賦入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

凡采買稅餘上供之物皆得從賈就賤用近易遠從便

變轉蓄買以待上令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奉並

從之先是草澤魏繼宗請置市易於京師遂下詔委三

司詳定以判官呂嘉問為提舉仍夫商賈之事曲折難

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

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令官買是物必先設官

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
買之價比民必貴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
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
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
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
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 陛下以爲
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
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旨至明豈有不曉必
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必以爲執德之不一用
人之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切以爲過矣古
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
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留侯借箸籌之遂發八吐哺而

難以爲六國不可復立

罵之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
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
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
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史記商君傳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於
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
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
之則是拘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
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
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
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存亡在道德之
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
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

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富且強不救於

短而士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

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

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治齊

率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不慕衛至弱也季子知其

後亡左傳哀公二十九年吳季札吳破楚入郢而陳大

夫逢滑知楚之必復左傳懷公元年吳之入楚也使

巨闢國之與也以福其云也以禍今吳未有禍楚未有

公曰國勝君士其禍而何對曰國之有異多晉武既平

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六國乎陳侯從之晉武既平

吳何曾知其將亂晉武帝太康元年二月命王濬王渾

初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

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詒厥孫謀之道也

及身而已後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父隋文帝開皇

賀若弼 字喬開 皇中天下混壹 恃謂隋祚方求元齡 密白父

彦謙 曰上无功德 徒以周近親 妄誅殺 獲神器 有之不

為子孫 立長久 計視今 雖平其亡 趾可須也 彦謙驚曰

无妄言已上 元帝斬郅支 漢元帝紀 建昭三年 秋廿延

容見李傳 朝呼韓 匈奴帝竟寧元年 春正月 朔功多於武宣

其首傳 朝呼韓 匈奴帝竟寧元年 春正月 朔功多於武宣

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 元帝優游不斷 委政宣宗 收燕

趙復河隍 唐宣宗大中五年 張義潮發兵 略定其旁 瓜

河隍之地 入于唐 是力強於憲武矣 銷兵而龐勛之

亂起 懿宗咸通九年 秋七月 都虞候許結等 乘桂州 戍

為生劫庫兵北還 所殺都將王仲甫 推擢 擢判官 龐勛

過標掠州 將莫能禦 臣願陛下務崇道德 而厚風俗 不

願陛下急於有功 而貪富強使 陛下富如隋 關文皇帝

中 有司上言 府藏皆無 所容 儲於強如秦 秦并六國

廊 庶於是 更闢左藏 院見食貨志 咸平 其強可知

西取靈武 五年三月 陷于西蕃 李繼遷 北取燕薊 亦中

國地五代時石敬瑭常求援於契丹既即位國號晉割
幽薊莫源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
丹時天福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
元年也

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
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
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
謹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
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
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謹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
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
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
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
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

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叅賢相也曰謹無

擾獄市叅將去齊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謹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叅曰不然夫獄市

者所以升容也今君擾之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

甚黃霸守潁川許丞老病歸霸不逐去或問其故霸曰

故使相益為亂凡治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

用法吏二世而亡安傳云王羲之謂安曰今四郊多壘

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

在急速集事晏本傳云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謹東臺

庸得備吏物貳百人皆新進敏銳好利之黨相師成風

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開廣上

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

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唐房

云始帝即位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正觀風及把相綱帝以刑名繩天下亂

及敗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

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

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

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

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

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

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

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大時不齊李記云大信不人誰

無過國君含垢此二語並見左傳至察無徒家語云水至清則

若陛下多方句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

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

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

傷俗

張釋之傳云文帝虎圈問上林羽禽獸十餘

悉文辭強拜為上林令釋之曰今陛下以嗇夫

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

為能文以矯激不任為有德則先王之澤將遂散微苟

欲用之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

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

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

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

其後關羽果以為言

三國志劉備自稱漢中王以關羽

即授印綬羽開黃忠位與已並怒曰大夫

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嘗謂漢

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切謂不然賈生

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

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

衆困於平城漢高祖七年上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季布傳云高帝兵三十

於平城固贊云彼法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其疎固已疏矣顏師古曰賈誼新音謂愛人之狀好入

死一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措可期十賜之盛會珠味以壞其口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

之相娛樂親酌而羊食而欲以困中行說治安策云

之以懷其心此五餌也而欲以困中行說治安策云

爲屬國請必係單于之強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持

中行姓也說名也胡剛反說讀曰悅閩人他僅使送

公主妻向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尤不可信矣兵凶

事告匈奴誘爲患死史記匈奴傳尤不可信矣兵凶

器也兵爲凶器云而易之正如趙括之輕秦史記趙括

史文

十一

悉更約秦將白起射殺之遂大敗道李信之易楚

軍備選括自博戰秦軍射殺之遂大敗道李信之易楚

史記秦王問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楚度用幾何人李信

曰王將軍老矣矣何法也遂候李信掌括將二十萬人伐

楚信拔鄂鄂引兵而西楚人隨之大敗李信殺七都尉

信乃還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

艱難亦必自悔其說施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

意所及不然文帝豈弃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云天

子攬以誼任公卿之位韓灌東陽侯馮至於晁錯尤號

敬之屬尺害之西毀趙天子後亦諫之

刻薄人隋直刻深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

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申屠嘉傳景

用事鼎疾之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

出者太上皇廟壇地嘉誅錯上曰錯所穿乃外錯錯夜

且又我自歸上至朝嘉誅錯上曰錯所穿乃外錯錯夜

更政令天下騷然羅錯本傳云錯數請問言事輒所及至

七國發難

景帝三年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

魏錯削地之

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

故皆奉兵反

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

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

意外之得

王制公安石行新法一時希合者皆力薦于

史其他

公卿侍從陞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僥倖自名

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

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

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聳

牙常至終身淪弃今乃以一言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

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

之人非守則令負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

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
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
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
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是
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
次不其愈難此外幹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
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
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有而名實亂
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
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
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晚周諸侯紛爭
唐末藩鎮跋扈故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秦罷侯置守魏子弟
謂之外重內輕

宗室權均匹夫故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史記
謂之外輕內重傳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高自知權重乃殺廢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或默或言高
因陰中諸言廢者以法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
後羣臣莫敢言其過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
疆定王使王孫蒧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
曰在德不在鼎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卜年七百
天子命也周德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
還子乃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祖
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
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
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
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太祖
改周顯德七年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昇許
為建隆元年通典云舊制御史臺不受辨訟有通詞狀者即
以風聞於臺門候御史竟往門外收採知可彈者略其
多子宋文光四

姓名皆云
風聞訪知

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則宰相待罪故

仁宗之世議者

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

應制科正輔之嘗以
此說發當丞相弼聖

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

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

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

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細密朝

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

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

之狗

陛下得上念
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

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

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

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

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

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英宗初即位按故

及至樸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議至治

平二年六月令禮官與待制已上評議有司以謂王當

稱伯中書以謂未當必欲稱親再令集議御史知雜呂

詢之非遂謂罷議至三年正月言官論列不已誨等因

政其屬納誥勅居家持罪丁丑降教以皇太后手書

牛請尊章六七上願合班廷爭以救朝廷之失又綴前

後奏業申中書翌日中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

書進呈竟皆以罪罷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

雖庸人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

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溫公日記

素附介甫與介甫弟安國爲婿姻家故介甫用以致人

爲知雜御史仍更不置中丞及諫官恐其異故

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謂鄙夫之患失不過

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

士秦李斯傳云始皇東遊至沙丘而崩趙高乃說斯殺

乃必用蒙恬為相君侯終不讓通侯之印明矣於是斯

犯憂李懷光之數其惡則悞德宗以再亂唐李懷光傳

斷而後誦言見上必請誅宰相度支等或以告盧杞把

即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可一奉滅賊今入朝則必宴

寵留連賊得從容為備卒難圖也帝乃語懷光也懷光

自奉天遷其心本生於患矣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

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

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若不能一言

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傳

昭公二十一年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臺子猶馳而造

馬心焉得為和公曰唯探與哉和夫晏子對曰

同也臨虛梅以魚肉輝之以新字天和之否之以宋

火醴其不及以淺其過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肯否與臣

謂其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故孫寶有言

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前

孫寶傳平帝立宜為大司農會越嵩上黃龍游江中大

師孔光等咸仰王莽功謀計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

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不相悅者著於經典兩不相

損今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

色遂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

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傳

詳述為中兵星亦曾見其每於言一坐莫不贊美若使

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

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謂存紀綱者此之

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

例熙寧二年十一月甲戌詔裁宗室授官法唯宣祖

餘元孫之子將節以下所出外官祖刊定任子條式熙

元年九月兩制詳定裁減恩澤詔並依所定施行至脩

營器械閱習鼓旗熙寧中每內閱皆陛下神筭之至

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安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

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

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

商王受之迷亂酒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

為桀紂漢周昌傳云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

還走高帝遂得騎昌項問曰我何主也昌仰

曰陛下即笑對之劉毅以晉武為威靈晉武帝太康三年正月朔親祀南郊於上笑之

威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威靈責官錢入官庫今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當時人曰威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

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

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

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

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公墓誌云熙寧四年王介甫欲變更科舉神宗疑此得蘇軾

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

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
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

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誣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可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四